

#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 ——怀念我英年早逝的爱婿陈炜梁

翁俊民

印尼宪法总统国策顾问  
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



7月22日，翁俊民与爱婿陈炜梁在雅加达台湾政大颁授名誉博士仪式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做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读了令人唏嘘不已，甚至潸然泪下。尽管你还没有经历那样的人生际遇，一样感同身受。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这是白居易著名长诗《长恨歌》中的一节，是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与杨贵妃生离死别，唐玄宗无法排遣的思念，幻化成天上人间的人神互动，凄艳之境，悲慨之情，达到一个顶峰。

爱婿陈炜梁骤然间与世告别，不禁让我悲凄遗恨，《长恨歌》所悲达的悲情，立现当下。虽然并未“悠悠生死别经年”，时间甚至不足一月，但我已经深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诗中一个“恨”字，道尽人生的惋惜遗憾。悲情之状有如李清照词中所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真真切切“此情无计可消除”。

二十多年前，陈炜梁成为我家族一分子，是我的第三个女婿。

时光飞逝，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上月23

日，爱婿在凌晨睡眠中安详过世。此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他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台湾政大给我颁授名誉博士的仪式。翌日便不辞而别。

大难从天而降，伤痛的来临猝不及防，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人生遭际。他留下自己的爱妻（我的三女儿），留下三个孩子。孩子们都很优秀，一个在斯坦福大学，一个在耶鲁大学，还有一个就读高中，有志报考医学院。

作为岳父，我至今仍然浑浑噩噩，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走了，还是暂时分开？

我不能以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方式来面对，不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恍惚之间，我还能看到他的笑容，听到他在说话，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有人说，亲人去世，意味着缘分已尽，此生不再相见。我不认同这一说法。“尽”这个字，在我们的关系中不存在。或许我们只是身体的分开，而灵魂永远在一起。他一旦成为我的家族成员，就永远是家族的一分子。

陈炜梁是华贤陈迺士的长子。陈迺士是印尼知名咖啡出口商。我这个女婿，子承父业，从事咖啡业务，同时也为我处理地产事务。南加里曼丹省马辰市这幢国信银行分行的综合大厦，就

是他受我的委托，历时三年建造完成。落成之际，他与我阴阳两隔。

二 为了纪念爱婿，我将它命名为“陈炜梁综合大厦（William Tandiono Building）”。在落成仪式上，这幢市值1亿美元的大厦，我转赠给我的孙子、他的儿子——陈冬亮。

转赠孙子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幢大厦是爱婿的杰作，他辞世前的一份成就，理所当然地要交给他的儿子，继续开拓这份事业。二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我对爱婿的思念所带来的伤悲。我在爱婿的葬礼上立誓要照顾他的孩子，他的在天之灵若有感知，就能看到我立即就这样做了。

多少次的午夜梦回，多少次的辗转反侧，我始终不能控制好这份悲伤的情感。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应该是喜乐的。这一说法，我只能以信念支撑，而不能眼见为实。这是我现在的尴尬处境。而我相信造物主主宰一切，也相信有一天我会亲眼所见它的答案。

我开始思考，如何将悲伤转化为动力？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也总是充满灾难，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沉溺于悲痛，总能从悲痛中重新站起来。我要让阳光重新照进心田，我要率领我的家族继续前行。

对爱婿的孩子来说，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祖父，也将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我不让他的孩子，缺了“父爱”这一部分。他们不能向命运屈服，将在社会的熔炉中历练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贡献的人。这是我的使命感，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把自己对爱婿的思念，寄放在孙子身上，看到孙子们，就像看到他一样。

三 “看树要看果子”，判断树的好坏，看它结的果子甜不甜。这个比喻可以用于我与爱婿的关系，我的孙子们就像是这棵树上结的果子，一个个丰硕饱满，晶莹剔透，暗香浮动。看到他们的成

才，就是看到爱婿的人生价值。

一个家族是不是巩固，能不能屹立不倒，不取决于这个家族是不是有一个富人，有一位高官。而在于它的凝聚力，成员之间的团结，互相帮助，彼此珍爱。不是长者照顾晚辈，长子照顾幼子，而是强者照顾弱者，这是我一贯的理念。我也将它运用到我与两个妹妹的关系中。

一个人的努力，力量微小，一群人的努力，气势如虹。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十根筷子就很难被折断。家族的力量，来自抱团取暖。若只是人在一起，不叫团队，只有心在一起，才是一个团队。

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特·杜勒，从纽伦堡艺术学院学成归来，要换哥哥再去读书。而哥哥因为供弟弟读书从事采矿工作，毁了自己的两只手，不能再从事艺术创作。哥哥在自己房间里祈祷说：“上天呀，你给我的那份艺术天分与恩典，请转给我的弟弟吧！”杜勒在外面听到，十分感动，于是用心创作了著名的绘画作品《祈祷之手》。

我常常用这个故事警戒自己，在此我也想用它警戒读者。如果为了钱，兄弟姐妹争吵失和，将是一件非常遗憾和羞耻的事。

如今我不能这么容易消除悲伤，正是因为我理想中家族成员的缺失，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是人生之大不幸。孟子所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君子“三乐”之“一乐”。甚至“称王天下”也不能与之相比。而我现在就缺了这个。尽管如此，以我的信仰来讲，我与爱婿的灵魂永远在一起，灵魂是永恒的，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还将再见。

四 当我要结束这篇文章的写作时，接到友人写来的一首诗，就作为这篇怀念之作的结束吧！

《赠翁俊民》——新加坡《时代财智》杂志总编辑宋妮

丹心早随国运走，青史难宽白发人。椰城夜空应不寐，那堪思婿又思亲。宏图大厦已落成，只见炜梁不见人。如今莫笑老夫狂，带子携孙再征途。待到冬春秋成林，家祭无忘慰爱婿。友人还为这首诗做了诠释：

谨此代为表达缅怀之心。

你把一颗心都交给了国家，即使名留青史，也难纾解心中伤痛。

雅加达夜幕降临，你想到失去的亲人而无法入眠。

新大厦以爱婿之名命名，看到他的名字，却见不到他的人。人生是何等悲哀？

翁博士，振作起来，带领子孙再出发，助他们长大成才，就是对爱婿最好的告白。



马辰新落成的“陈炜梁综合大厦”

## Gerinda 与 PKB 总统选举宣告结盟 普拉博沃特别提到张育浩



普拉博沃提到张育浩的名字时，张育浩施礼并挥手致意

【本报讯】民族复兴党虽然是宗教党，然而也是开放的政党。它之所以被称为开放党，是因为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干部都是穆斯林，然而也有其他不同宗教的人，例如佛教徒。从过去到现在，民族复兴党在国会的干部有华裔佛教徒。

目前，有来自西加里曼丹选区的印尼国会议员张育浩（Daniel Johan）是华裔佛教徒。这对民族复兴党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大印尼运动党总主席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于周六（2022年8月13日）在西爪哇省森杜尔国际会议中心宣读大印尼运动党和民族复兴党总统选举

结盟时，传达了上述的话。普拉博沃谈及张育浩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鼓掌。普拉博沃在掌声中转过身，向坐在演讲台后面的张育浩丹挥手。张育浩面露笑容，立即站起来向普拉博沃行个礼。这情景让在场的掌声更加热烈。

如果我们观察伊联宗教大学者瓦希德培育的民

族复兴党的背景来看，民族复兴党被各界人士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伊联所追求的价值观，是团结的价值观。

一直以来，在现有的宗教政党中，实际上只有民族复兴党被所有的其他宗教人士认为非常开放和可以接受的。这当然是因为民族复兴党希望通过保持多样性作为国家的财

富。在担任民族复兴党干部期间，张育浩被认为与包括宗教学者在内的所有人物交往非常活跃的人。据悉，张育浩与已故的瓦希德有着特殊的亲近关系。而张育浩当国会议员时，当他帮助人民和为人民的愿望奋斗时，总是一视同仁看待。

(Lus/Eka)